



作家文库系列

吴克敬短篇小说选

血 太 阳



西安出版社

目 录

油菜地	(1)
黑豆地	(14)
荞麦地	(23)
棉花地	(41)
溅血旗袍	(52)
绣花枕头	(64)
花儿客家	(81)
黄军大衣	(95)
美阳寡妇	(124)
岐阳寡妇	(138)
灯笼红	(165)
白土壕	(177)
红土壕	(188)
黄土壕	(199)
井台	(209)
小墨	(218)
滑坡	(232)
轮转窑	(245)
血太阳	(258)
跋	(270)



九大说过到村外去了。那里有他的一片菜地，葱、蒜、黄瓜之类的新鲜菜蔬长得郁郁葱葱，极为丰茂。菜地紧连着能过的油坊，蒸锅喷发的水汽流泻出来，使九大的菜地空气清纯，异香扑鼻。九大的菜地多是依赖能过油坊的废水，才长得好，长得过人，为九大赢来了不少收入。能过从油坊的大铁门里踱出来，对跟在身边的两个人高声大气说话时，瞥见了菜地里的九大。能过的心当下就怯，像老鼠见了猫一样，打算缩回去时，却已来不及了。

九大在叫他：“能过，你来一下。”

能过就来了。能过常常气恨自己，不晓得为啥要怯九大。他觉得如今社会，不比九大当支书的时候，一切听他指挥。现在，谁都能够自己谋自己的日子，自己管自己的事，可他就是怯九大。总觉得自己的一条命还紧紧牵在九大的手里，而且是最要命的那一条。前些时候，不晓得谁给穿的眼子，税务所查账，查出他偷税漏税，起诉到上面。上面来人，一锁子就把他锁走了。幸亏九大人熟，替他当代理人，上下打点，将大把的票子各处撒，补交了税款罚金，才把他放出来。到现在，晚上睡觉做梦，还是那间满是人腿尿泥的监舍，一扇小小的铁窗让他今生今世忘不了。

能过离九大还有几步，就掏出陕西名牌好猫烟。

能过热乎乎地说：“浇菜哩！”

能过说：“这几天油坊的水肥着呢！”

九大没接能过的烟，也没接能过的话，脸像听米丑男人告状时那么吊着，吊得长长的，盯着能过看，使能过本来很怯的心怦怦乱乱没个地方落。九大说：“你干的好事！”

九大的话像从牙缝里挤出来的：“昨天做啥来？”

九大说：“做啥来你说？”

能过晓得米丑家把他告了。





怯怯的心加上泄气，精神一下子垮下来，给九大敬的烟还捏在手上，颤颤地险乎儿掉了。

能过声音又弱又小地说：“我做啥来？昨天啥也没做呀。”

能过说：“九大，你老别吓人啊。”

能过说：“榨子上出了几个新油坨，给九大把菜上一下。”

九大说：“甭胡搅！”

九大说：“我的菜没上过油渣，要你的？”

九大说：“咱说事。”

能过说：“啥事啊，我不晓得。”

能过说：“九大不会冤枉人的。”

九大说：“山里狗记吃不记打，你才从监里回来几天？”

九大说：“米丑漂亮白净是人家米丑。米丑在油菜地松土……”

能过却笑了，说：“和她耍哩么。”

能过说：“大天白日里我能吃了她？九大，我能吃了她？”

能过说：“米丑那么不经耍。”

能过从腰里抽出一沓票子，在手里约了约，给九大怀里塞。口口声声：“九大德高望重，上一次多亏九大，想孝敬寻不下机会，正好法门寺庙会，叫了西安戏班子，郝彩凤要来，马友仙要来，还有后起的几个花旦，长得很耐看、很撩人的，九大就去法门寺包个房子住下，该吃就吃，该喝就喝，看他娘的几个好夜场。”

九大逮住票子，很坚决地推着，手指却把钱钳得极紧。推着，能过的手松了，钱就实实在在地落在九大的手掌里。九大约着，觉得很沉，不是个小数目。

九大说：“这这这……这是做啥？”

九大说：“这多不好。”

九大穿一件黑呢子中山装，领扣开着，油腊腊落了许多头屑，显得





又脏又不合体。里子上缝了个大口袋，票子装进去，贴着红红白白的胸肉，有一股暖心的热气。九大不再说啥，能过的心已踏实了下来。他料到九大会转个弯子，把事情像稀泥抹墙一样，抹得很光堂。九大是有这个能力的，上一次……上一次九大到处打秋风，自己是得了一些的。九大不得钱能给你说话？做人民陪审员，不像在职的法官、检察官，有死工资拿。九大拿个啥？不得点好处谁愿意当那个差。

事情像一股风，九大和能过还在菜地里交涉的时候，已无孔不入地张扬了一个村子。在没有任何文化娱乐的持久寂寞中，人们被这件事激动着，拥到街头上，夹道迎着九大往过走。有多嘴的问九大和能过说啥来。九大一副莫测高深的样子，竟说和能过讨论油坊的事哩。能过准备再上一台榨机，扩大生产嘛，上级是提倡的。九大的神秘和打岔，叫人们觉得更有趣味，更快活。

九大不拐弯地往米丑家走。

九大不晓得，米丑先他一步回娘家去了。

米丑和男人狠狠地吵了一架，眼睛红红的，心里好后悔，她把男人看错了。为啥把那事要给男人说，夫妻同床睡，人心隔肚皮，男人一样靠不住，尤其是那种事，埋在肚子里变成粪也不能给男人说。男人把人毁了，米丑以后在村里咋抬头？咋活人？……米丑回娘家，死了心就不打算回来了。

米丑不在家，九大便不好说话。见米丑的男人在院子晒油菜籽，就帮着他抬袋子。黑乌乌的油菜籽铺开来，像无数黑珍珠一样光彩。

九大便说：“这好的菜籽，出油率一定要高。”

九大说：“狗日的能过该按菜籽质量兑油的。”

九大说：“我和他交涉。”

米丑的男人说：“不用和他交涉。”

米丑的男人说：“我换的菜籽不和他兑了。”





九大就说：“十里八里就能过一个油坊，不和他兑能成？”

九大说：“我去交涉给你个好兑头。”

九大说：“兑头好，钱就赚得多。钱多不咬手。”

九大的话说得很明白了，米丑的男人也听得清楚，但他心里卡着那件事，又怎么和人家兑生意。他晒菜籽，就是为了好存好放。米丑的男人不和九大搅生意舌头了。

米丑的男人说：“九大见能过咧。”

米丑的男人说：“他能过承认那事。”

九大就说：“这事还要再做些调查。”

九大说：“我们办案，要重证据、重口供，我还没见米丑哩。”

九大说：“米丑不在家这事怎么说。”

米丑的男人觉得九大说得也对。九大是代表公家处理事哩，不调查当事人理上不通，就答应去叫米丑。好在邻村邻社的，骑自行车一会就到。可说死说活米丑就是不回来。娘家爹娘家妈也不让米丑回来。米丑见了他，先还哭，还流泪，后来就不了，咬死一句话，我没家。我没脸回家。就这么扯了几几天锯，米丑终于答应跟他回，并说她回去正好把事情摇实。这是米丑男人求之不得的事情呀！

在娘家几日，米丑并不好过。米丑原想得到父母亲的安慰和支持的，做女子时在娘家，受委屈都是父母给她撑腰，但这次没有了，一点起码的同情都没有。她男人来，爹和娘还拿得很稳。男人一去，爹和娘像欠了人家七石八斗，就逼米丑回去。“快回去，拿势也要掌握好尺寸，见好就收。再说，祸是自身惹的，能怪自己男人吗？男人才吃了亏呢！”言下之意，米丑渐渐悟出来，亲生的娘也怀疑她。她从爹娘的脸色上读出了和男人一样的猜疑：“母鸡不摇尾巴，公鸡能拍翅膀？”就这样她回来了。

对质的地点就在米丑家里，头门外聚了许多人，碎娃家好奇，胆大





上树爬墙，都朝院子看。九大坐在房檐台上，身边放着个小板凳，上面摆着一盒烟、一杯茶。老谋深算的九大先把话题引得很远，说梨花开了，桃花也冒了红……绕来绕去才绕进了油菜地，说今年地墒不缺，油菜苗发得齐，几天不上地，头拨花说开全都开了，一片黄。八省放蜂的真会抓机会，呼啦啦来了那么多，地头摆的都是蜂箱。

九大远天远地扯着时，突然脸一黑，直奔主题，说：“告状不能空口无凭，不能红口白牙胡说，要拿出证据来。”

九大说：“没证据就是诬告，谁告谁反坐。”

九大说：“反坐都晓得吧？”

米丑的男人能有啥证据呢？他期望地扫了一眼米丑。几个人，只有米丑还坐在房子里，透过大敞的门，能看见米丑拆一件毛衣，曲曲弯弯的毛线扯出来，毛乱地堆了半脚地。米丑始终低着头，不偏不倚地盯着眼前的毛线看。

论证据，米丑说：“也没别的啥，就有一张票子。”

米丑说：“一张大票子。”

米丑提供的证据把男人激得差点蹦起来，说：“票子？”

男人说：“啥票子？我怎不晓得？”

男人说：“米丑呀，你没犯错吧。”

男人越否认，九大越相信实有票子为证。可九大无意深究，也就无心戳穿米丑男人的谎话。这适合九大的心意，他甚至怕有证据拿出来，那就难以唬男人了。

米丑则不答应。低着的头蓦地抬起来，盯着男人看，闪闪的眼光像无数钢针，直刺男人的脸皮。

米丑直指男人说：“钱我给你了。”

米丑说：“你拿出来给人看嘛。”

米丑说：“我不讹人。”





两。目前又入了夏,出了虫更不得了,油菜籽一空喂猪都不吃,剩下只能当肥料。可这是一笔不小的财富呀!米丑的男人心痛得简直想上吊。他也曾想,另寻一家油坊卖出去,却十里八里只有能过一家,非进他的门不可。米丑的男人为难了,渐渐地有了悔意,觉得和能过的那场官司真不该打。好在米丑是个安慰,结婚以来,和米丑一起还很少待这么长时间。米丑的脖颈真白,身子更白,面人儿似的,腰柔屁股大,极顺他的意,啥时想用就能用,一次有一次的鲜,一次有一次的想法,总难有个满足。

男人心想:“狗日的能过眼光高!”

男人想:“能过是眼红咱哩。”

男人这么一想,心里便极释然,自觉很有形象,把能过比得猪狗一般。只是那个票子……这票子不就是张纸么,把男人压得好不气短。

油菜一边开花,一边结籽。花繁的日子三晃两荡就败下来,仅剩枝尖稀稀拉拉一些残黄。腻虫是油菜的天敌,危害极大。好像一个晚上,腻虫从天而降,油菜枝上粘得密密麻麻,扯成了线,挤成了块,如不抓紧防治,一料油菜就交给腻虫了。男人没有喷粉器啥的好使唤,土法上马,寻了块纱布,包上“六六六”粉,挑在一根竹棍上,对着腻虫抖抖撒撒,极费工夫。男人这么熬着的时候,不断有人通话,一句他极不乐意听却好像期待了很久的话传进了他的耳朵。能过不和他记仇,还说他如果再兑油,准得给他优惠个好兑头。还扛了两天,油菜地边的蜂群怕农药,纷纷装车运走了。男人趁着黑天,把存在家里的油菜籽喷上水,绵了几个时辰,装上袋子运进了能过的油坊。

能过说:“这就对咧。”

能过说:“远亲不如近邻,一个村子的这就对咧。”

能过没有食言。能过亲自验质量等级,取四成兑头给米丑的男人兑了油,比别人和他过去高上去整一成。这时米丑的男人心亏,脸红红





地竟有了巴结的意味。

米丑的男人说：“不好意思。”

米丑的男人说：“这多不好意思。”

米丑的男人骑着自行车串乡兑油菜籽去了。米丑接着男人的事茬，挑着“六六六”粉纱包在油菜地灭腻虫。忙忙活活又是歇晌的时候，一张面额更大的票子，红色鸟儿一样，飘飘地落在她的眼前。她不再吃惊，任一双男人的胳膊从背后把她箍紧，手颤颤地捂在奶尖上。米丑晓得又是能过，身子软软地往下坠，顺势一滚，两个人压倒了一片油菜，金黄金黄的残花，落雪似的扑在两人的头手身上。

一场事做得两个都很困，气喘吁吁地。米丑这才注意到那张红色面值的大票子。

米丑说：“我不爱钱。”

米丑说：“你认错人咧。我不爱钱。”

能过便很惊讶，很激动，再一次翻到米丑的身上，说：“你不爱钱。”

能过说：“米丑呀，只有你真不爱钱。”





有多不自在。”

幼蒿说：“还是肉捶捶有优越性。”

幼蒿这么说着，搂了嫂，用手在嫂奶子上轻轻地揉，还说：“那晚入洞房，我哥……也是这么搓你揉你？”

嫂说：“幼蒿真是变坏了。”

嫂说：“以后有机会让你受的。”

幼蒿说：“以后归以后，现在归现在。”

幼蒿说：“嫂。”

嫂知道幼蒿还要问啥，装作生气地拉下她的手，说：“嫂甚嫂？一进家门，你就叫嫂，把过去同学的友情呢？还有没有？”

嫂说：“再不敢胡说乱道咧。”

幼蒿才不管你恼不恼，涎着个脸说：“那晚把我冻失塌咧。毛毛风像长了牙，在人身上又啃又咬……和哥一样！”

嫂便吃了惊：“你听房？”

幼蒿说：“听。”

幼蒿说：“我哥是只狼。他那么欺凌你，让你叫喊呻吟。嫂，为啥要那样……那样受苦？”

幼蒿说：“你恨哥吗？你一定恨他！”

嫂淡淡一笑，说：“我怎么会恨你哥。”

嫂说：“那晚的苦是甜，越苦越甜。在那一晚受多少苦，以后就有多少甜甜蜜蜜的好日子。”

嫂的脸上隐隐浮现出经验后的喜悦，说：“女人都是这样。”

悠悠的一朵白云，棉絮一样掠过姑嫂的头顶，迅速向一边滑去，变幻着，一会儿像一群奔马，一会儿又像一把扫帚，轻轻地拂涤着玉玉的蓝天……

爹在黑豆地喊开了：“人呢？”





头呢，也还舔了一下他的鼻尖。是这一贴一舔，把他浑身的血液当下激发起来，像是着了火一样。他张嘴一声嚎叫，奋勇地翻在乔怀芳的身上，如狼似虎地动作起来。乔怀芳呼应着，在他的覆盖下，一声一声地呻吟着。

事后，屠夫陆六想起那一夜，都要乐上一乐。

在陆六的真实感受里，新婚之夜的交欢，像他宰杀一只羊儿一样。他把待宰的羊儿压在身下，举刀欲杀时，同样要嚎叫一声的，而雪白的羊儿在他刀下，颤抖着身子，同样要一声一声地呻吟。

屠夫陆六总有太多宰羊的机会。

屠夫陆六每宰一次羊，都要乐不可支地跑回家，去和他的女人乔怀芳交欢。初始时，屠夫陆六还有那份耐心，把自己洗净了，洗得没有了血腥气，再去搂抱他的女人乔怀芳，和肉色鲜嫩的乔怀芳交欢。时间长了，屠夫陆六耐不了那个颇烦，一身血腥地要去搂抱乔怀芳，强蛮地要和她交欢。可是自然地，他是要遭到乔怀芳拒绝的，不是半推半就，而是坚决地拼死拼活地拒绝。

柔弱的乔怀芳拒绝得了一次两次，拒绝不了七次八次。屠夫陆六是太蛮悍了，乔怀芳拼死拼活也不成，拼到最后，蛮悍的陆六总会得逞。得逞的陆六很自然地要嚎叫，而他的女人乔怀芳却没有呻吟，咬牙抵抗着，哈哧长出一口气，立马就会昏死过去。

这样昏死了多少回，屠夫陆六不知道，他的女人乔怀芳也不知道。有一次，屠夫陆六杀羊回家，在荞麦花盛开的山野间碰上了乔怀芳，他竟然在荞麦地里拥住她，把她强蛮要了。当时的乔怀芳，躺在一片蹂躏成花泥的荞麦地里，大骂陆六不是人，是野兽，是牲畜。

野兽牲畜的陆六叫他的女人乔怀芳，在一回回的昏死中，给他先生下大女儿盼想，又生下二女儿盼望。乔怀芳盼想着，也盼望着，在她生养了两个女儿后，屠夫陆六能改一改他的行为。可是没有，一点改变都



了,吃上了瘾,想着能一直吃下去的。女人乔怀芳走了,他就吃不着了。也不是他一定吃不着,如果想要吃,条件还是有的。他给人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地宰羊,弄点羊血还不是伸手就有的东西吗,只是他不想弄了。多么可人的女人呀,因为见不得血,走了,他还怎么好意思再弄血?因此,就吃不着羊血饴饴了。

盼想陪在一边,也吃着一碗羊血饴饴。她发现老爹陆六吃这饴饴,还要抬头乱看,就说她爹陆六:“爹哎,吃就吃么,看啥哩?”

盼想的话问得老爹陆六的心酸酸的了,迅速地埋下头来,挑了筷头上的饴饴送进嘴里,心想,不是他们家的人,怎么能做出他们家的口味?

四

屠夫陆六的疑惑没有错。

一脸安稳柔媚的女人就是他的女人乔怀芳。从家走出来的她,日子决不是陆六现在看到的这么好过。她怎么走出陇东深山,又怎么走进西安城,说起来都是一把辛酸泪。吃没地方吃,喝没地方喝,睡没地方睡,你让一个走出家门的女人怎么办呢?

饿了多少天,渴了多少天,乔怀芳在一个冷风呼号的晚上,蜷缩在她现在做生意的饮食街上,昏迷在一个封了火的炭炉旁。

乔怀芳的意识是朦胧的,她回到了高低起伏的陇东山里,见到了她的女儿盼想和盼望,还有她拎着血糊糊屠刀的男人陆六……男人陆六和一双女儿重叠着、模糊着,乔怀芳努力地伸出手来,想要抓住他们,可她一点力气都没有,她就喊了,破死忘命地喊着,而她的至亲骨肉,却都如一团雾水,渐渐地飘散了,飘散成满山遍野的一片荞麦地。正是荞麦扬花的时节,白色的、粉色的、又白又粉的荞麦花儿,铺天盖地地烂漫着,便是高天上的太阳、星星和月亮,也不如盛开的荞麦花明艳灿亮。





芳的话鼓舞了，目不转睛地听她把话说完，跟着就说：“你乔怀芳行啊！红萝卜拌辣子——吃出看不出，就按你的意见办，咱要创出这条街上的精品来。”

说干就干，压饴饬的床子买回来了，荞麦面也买回来了，两天不到的工夫，原来的杂食小炒店改了招牌，新的命名叫“陇东手压羊血饴饬”。

洋气女人请了一位写字先生，把招牌写得厚实而醒目。并弄了一张生宣，写上“荞麦，三角形，心脏样，多在北方山地种植，陇东山区的生产尤佳。属绿色食品，具有降低血脂、平衡肌理等保健之功效”的字样，最后还加了一笔，鼓吹上厨的乔怀芳为“特聘陇东山区的专业厨师，工艺传统，口味独特”。有了这一番折腾，小店的生意日渐好转，慕名就餐的食客，赶在饭口时，往往要排很长的队。

原来，在陇东山区的家里，乔怀芳那么地反感羊血，在城市的小店里，却已司空见惯，这在她自己想来，都很是不可思议。

屠夫陆六进城来了，说啥都要让他先吃一碗羊血饴饬。

在收银台后，乔怀芳关注着陆六的吃相，觉得他吃得还是满意的。

宽汤大味的一碗热饴饬，把屠夫陆六对城市的生熟吃出了些味道，到他举起大碗，喝光碗底的最后一口汤，他的头又仰起来，像他在陇东山里时一样。陆六的这一姿态，乔怀芳太熟悉了，她不反感陆六的仰头高，心底里甚至对此还有一份说不明白的欣赏。

乔怀芳还不想过早暴露自己，目送着吃饱了的陆六往店门外走。她看见陆六前脚已经跨出店门了，却又不由自主地回了一下头。是这一个回头，叫乔怀芳目送的眼光与陆六回眺的眼光碰在了一起，两个人就都不好意思地低下头来。

他们是在掩饰自己的慌乱呢。

心跳得像有一只兔子钻进了乔怀芳的怀里，她觉得脸红了。并蓦然想起，在她一生，只有和陆六相亲时，曾经有过这样的感觉。这实在





陆六轻叹了一口气，大口地把一壶茶喝掉，又点了一支准备在茶几上的香烟，心思幽长地问盼想：“见着你娘了？”

盼想给老爹面前的茶壶里浇着水，没有回答父亲的问话。陆六也不等盼想回答，自顾又问着了。

陆六问：“甬哄我，你和盼望是见着你娘了。”

陆六说：“你给我说，你娘她可好？”

书写洋文的盼望，在陆六的问话刚落音，就隔着一道房门，拔高了腔调，叫嚷着盼想的名字，说她明天还要早起，她不能熬夜，她要睡觉了。

姐妹俩的配合天衣无缝，盼想就去安顿盼望的睡眠了。

两间房子，姐妹俩占了一间，另一间让给了父亲。盼想安顿好妹子盼望，就又来安顿老爹的睡眠了。她先到卫生间兑了一浴缸的温水，把父亲拉进去，让他脱了洗。在女儿面前，陆六不敢使犟，只有乖乖地脱衣洗澡了。到他把自己洗出来，盼想给他把被窝也铺好了，再无话说，就都拉灯睡下了。

床太软了，陆六睡在上面，翻来覆去的，不论睁着眼睛、闭着眼睛，却都睡不踏实，眼前飘动的总是女人乔怀芳的影子。他相信女儿一定见到了她们的娘，说不定天明起来，她们的娘就在这个温暖的房子里忙碌着。

六

收留了乔怀芳的洋气女人一副猴儿性，眼看经营着的小店逐渐红火起来，挣了一笔钱后，又来了个孔雀东南飞，跑到沿海的深圳又去找钱了。洋气女人临走时给乔怀芳说，咱的店拜托你了，你能做好的，我相信你，做好了就是给咱守住了一条后路。你不要怕，就是不赚钱也不要紧，赚了钱呢，咱们一人一半。





棉花地是他的心头肉。为此，他昨晚带着色色在地头蹲了一夜。他的身体很胖，动起来已经越来越困难了。可他白天硬是搭好了庵子。赶黑，他对九月说，让九月来守棉花地。九月答应了。

风越吹越盛，把月亮似乎也吹斜了，却也吹得干净了。

无论如何，九月爱棉花地，爱朵朵云彩似的棉花絮……毕竟是她辛勤劳动的所得哩！

色色不明原因地有些烦躁。它一反刚才的神态，低头咬起自己的奶子。咬不着，它竟在地上刨坑，打转转，千方百计地去够。九月饶有兴趣地看着，突然，有一幅恶心的画面涌上她的记忆，她欲呕吐，又吐不出来，厉声地吆喝色色。

色色抬头看她，很吃惊的样子。这么僵了一阵，“唰”的一道光线，色色就不见了。棉花的枝叶受色色的鼓动，水流似的漫过去很远很远。在二十亩地的尽头，色色若无其事地鸣叫了两声。

二

九月没有告诉阎鸿德，是他儿子偷棉花。昨天中午，九月打棉花杈，打到了秋绒家的高粱地边，无意间看见阎尤田正把一大兜棉花絮往秋绒的怀里塞。九月先是一愣，随后就赶紧走开了。她没有回头，却听得出阎尤田在秋绒热旺旺的胸脯上乱摸揣。秋绒挡他的手，他却越发来劲，两个指尖捏着秋绒顶起衣服的乳尖，没完没了地捻着。

秋绒娇嗔地尖叫了一声。

九月正给棉花打杈，一时把许多老股也扯掉了。

论理，她是要叫阎鸿德爹的，可她叫不出来。妈改嫁阎鸿德的那年，她十四岁。如今，她二十岁了，妈也去世了，她还是没法叫出来，她在心里一直对这位老爹直呼其名：“阎鸿德。”





“想。我想日你妈呢！”

阎鸿德抡着胳膊，咬牙切齿地说。

“想日你就慢慢想嘛。”

阎允田不阴不阳地说着，就甩门出去了。他把门甩得很响，出去了好一会儿，又回来叫走了小母狗色色，直到天快明的时候才回来。

从那天早晨后，九月发现小母狗色色的毛色更加杂乱无章，简直说不出它是哪一种颜色的狗。由于这个原因，它的眼神就显得恍恍惚惚。这种恍惚却使它机灵、敏捷了许多。

九月从小就喜欢月亮。

九月喜欢挂在瓦蓝瓦蓝的天际的月亮，喜欢水一样的月亮，喜欢月光下的万事万物。虽然她说不清月亮和太阳有什么区别。看着村子被月光锁起来，变成一片若隐若现的影子；看着棉花地被月光锁起来，分不清哪处近，哪处远；看着秋绒的高粱地被月光锁起来，麦草人的将军不再耀武扬威，她就满心喜欢，似乎空空的心被月亮填满了、填实了。

守着月光下的棉花地，九月甚至体验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喜悦。远离村庄，她听不见村里人的声音；远离家门，她更听不见阎鸿德疼痛的呻吟。她虽然有点胆怯，但胆怯不同于害怕。有小母狗色色做伴、壮胆，她怕什么呢？

她有点想色色了。

风越来越大，挂在草庵上的马灯被风吹得直摇晃，火苗却顽强地燃烧着；每次看着要灭火了，风过去，又强盛地燃烧出一片明亮的火光。

她守在草庵门口，对着棉花地呼唤：

“色——色——”

不见色色回来。九月却听出另外一种声音，很激烈，似乎色色正和一条蛇在搏斗！

九月浑身一激灵。她毫不犹豫地扑进了棉花地，她要去帮助色色。





墨绿色的棉花地，在秋夜如洗的月光下，潮动着一片骚乱的波光……

三

那年冬天的第一场雪不是很大，乱纷纷染了田野，染了村庄。顶着一头雪花，九月和母亲进了阎鸿德的家门。她们母子的到来，改变了阎家的生活秩序。阎鸿德日夜兼程，匆匆忙忙地赶日子给阎尤田搭了油毡棚。九月就这样，把阎尤田挤出了他原来的瓦房。

九月恨透了到阎家来这件事。为此，她和母亲抗争过。她不吃饭，不做活。她悲悲凄凄地只是个哭。

眼泪改变不了母亲的决心。她们如期过来了。

过来后不久，一夜酷霜把所有生长着的东西全砍了。光秃秃的天地，光秃秃的树干，挡不住北下的寒气，那些日子冷极了。九月睡到半夜的时候小腹憋得厉害。她浑身打颤，满脑子都是撒尿时的情景。

她拉过棉袄披上，穿着裤头跑到院子里。她顾不得找地方，蹲下就有一股热流痛快地撒了出来。黑洞洞的院子里，九月听得见热流融化冰霜的声音，还听见热流渗入土地的声音。她撒了好长好长的时间，简直要撒不完。几次她自己以为完了，一使劲，泼泼的一股热流又撒了出来。

她愉快地站起来的时候，头却撞在一个人的胸膛上。九月不知道她喊了没有，反正很快辨清这人是阎尤田。只有阎尤田的胸膛才那么油渍肥厚。

“我也才撒了泡尿。”

阎尤田嗓子压得低低地说。完了，他抓住九月的肩膀，把他扛进了油毡棚。油毡棚里黑哇哇的，一股热汪汪的脑油味很快包围了九月。

九月双手紧紧护着上衣，她不知道怎么办。她只是感到热汪汪的脑油味已从她的嘴里钻进了她的胃肠，正在她胃肠里循环。她快要吐了。

阎尤田根本不把九月的防范当回事。他毛手毛脚地剥光了九月身

